

经典洛阳



【河洛春秋——豫西诸县刀客拾遗(10)】

民国时期，豫西诸县刀客滋扰，匪焰甚炽。其杆子之多、类型之杂、为祸之广，涉及社会、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各层面，再现豫西匪患即可真实再现豫西大动乱、大饥荒、大灾难。

汝阳：王伯明《剿匪笔记》辨析(六)

□首席记者 孙钦良

汝阳旧称伊阳，地处伏牛山区，民国时期常遭本县及嵩县、鲁山、临汝刀客滋扰。1928年，该县民团统领王伯明(名建昭)写《剿匪笔记》计万余字(次年即战死)，述其20年剿匪经历，毛笔书写，文无标点，虽属第一手资料，然为半文言，文不通俗，辞有夸饰，需要辨析。

1 豫西匪患又炽
王伯明回乡剿匪

笔记：三年地面粗安，余应宝军门之招，赴归德(商丘)，从此往来军中，历游名山胜水，陕、鄂、苏、燕足迹殆遍，时或把酒持螯，吞清风于吴越，抚剑长啸，吸劲气于燕秦，回想山谷跋涉枕戈衽革时，真有天堂地狱之别，其中虽亦不时亲冒矢石克敌致果，然皆碌碌因人者，无足记载。

辨析：民国三年也就是1914年，伊阳、嵩县土匪活动少了。这年秋天，王伯明应宝德全的召唤，赴开封进入河南将校讲习所，学习军事指挥。这个讲习所为当时河南军务督理赵倜所办，目的是培养军事指挥人才，赵倜手下的得力干将宝德全，此时已完成豫西剿匪任务，回到商丘驻地——宝德全在豫西剿匪期间发现王伯明是个军事人才，故推荐王到讲习所深造。王这一去就是五年半，他一边学习，一边到商丘宝德全军中实践，同时考察了五省军务，眼界大开，春风得意，过了一段轻松自在的日子。

笔记：九年六月，余归至军中，匪氛复炽(匪情又严重了)，贾玉才、吕芝兰、刘治安、张世臣(此四人皆匪首)等盈累千百(集结千余土匪)，常出没于嵩、伊山中。二十二日，以众百余人，劫我小白镇，余纠合乡众数十，更附以县中巡警队百人，赴援遇战于官田沟，以众寡势殊，败归，余几不免(我差点战死)。

辨析：民国九年(1920年)六月，他回到宝德全的军中，准备当职业军人。但数年间豫西匪情又严重了，乡人不断催他回去剿匪，他只好回到伊阳县，重新组织民团在嵩伊一带剿匪。1921年9月，他被任命为伊阳民团统带。1922年9月，他任伊、鲁、汝、宝、嵩五县临时剿匪总指挥及伊阳武装警备队队长，说明他在当地确实有影响力。

笔记：二十五日，更激众出战于嵩属(嵩县境内)付沟、石楼沟，余意匪欺余昨日之败必骄，乃以精锐者四面埋伏，使老弱数十人搦战(搦 nuò，故意挑战)，甫交(刚交火)，旋即引退(即败退)，匪蜂拥追击，伏击(伏兵)起，奋勇兜剿，匪前后不相顾，大败去，直追至寺南庄老巢，沿途死亡相继，巡警队勇梁姓者一人，伤腹颇险。

辨析：王复出后驾轻就熟，剿起匪来得心应手，但这位被宝德全、赵倜看中的军事人才，从此与正规军无缘，一直到他48岁战死，再也没有离开过豫西山沟沟，未能走向更为广阔的军事天地。



王伯明骑马剿匪 (李玉明 插图)

2 禹王山之战，民团被土匪打得满山跑

笔记：二十六日，更进剿至禹王山(又名五羊山，山跨汝阳汝州两地)，余众以战胜余威，益奋勇，所向皆披靡，转战半日，毙匪三十余名。俘掳(与“虏”有区别，强行拉来的意思)者数人，团勇三人亦先后死。未几而匪又增，张世臣生力者(刚参战的土匪)数百人凶猛异常，巡警队兵众皆新募，多不更战(无战斗经验)，辄(就)鸣笛收军，匪谓(以为)吾败，攻益猛，余众(我的部下)闻笛，亦自为败也，却退各不相顾，余挥众先行，而自断其后，跋涉奔驰间，从者皆相失，而十余匪追余且至，大呼生擒不止，未几(未多时)两匪已驰余前树其帜，以枪击余，余以手枪(俗称盒子炮，学名为毛瑟军用手枪，20响，可连射)扫射之，始稍却(稍稍后退)。时方亭午(中午)，骄阳灼灼。余半日驰逐烈炎中，渴肠已枯，但默祝得一蹄(一匹马)，溲行潦之(撩水洗马)，杯水饮之(掬水饮马)，即醴泉仙露之膏也(如得仙露一般)。行且前(往前面走)先后与余队勇二人者遇，令各以枪射匪，稍足支持(稍感安全)，而有多人掠余过，余骇绝(害怕极了)，谓此众前断余去路，余束手就擒耳！近之则巡警队兵众也(自己人)。其领袖者为秦玉

山，亦只身落后，知余在，乃狂奔来会，更前行，赵元合、朱永正俱在，相见各自悲喜，乃分道退回，至黄庄日已西沉，余因感饥渴胸腹奇痛，卧地久之乃能行，余自战王道乾、刘福太后，此实第二次恶战，后大病者十余日，粪成黑色。顾余虽败，而跬步不乱，时挥蕉叶扇祛暑，枪弹横飞，如撒豆，亦卒未及余身后，后闻匪谓余有神术手扇，能挥弹落地，余笑曰其然。

辨析：此段文字类似《三国演义》的写法，叙述战斗经过紧张而精彩，从中可看出王伯明剿匪的三个特点：第一，他剿匪时都骑马；第二，他通常打追击战；第三，他作战随意性很大。他事先无战斗方案，往往见机行事，形成了如下模式：听说土匪出现，马上带人去剿，土匪少，就吃掉；土匪多，打不过就鸣笛收兵。若遇到意外情况，譬如要打一杆匪，结果来了三杆匪，民团便乱了阵脚，各自逃跑。上面的这次战斗就呈现了这种特点：民团大败，王亦受到了惊吓。但他事后偏偏自夸，说自己虽然败了，但步子不乱，手挥芭蕉扇，很像诸葛亮——这真是自欺欺人，他忘记了自己曾在前面写过“余骇绝”三个字。

3 被俘民团队员回忆：
披麻戴孝为土匪送葬

笔记：初余自禹王山败归后，检点从者三人，皆失踪。余谓(皆说)乱军中死矣，越数日则相偕(厮跟)踉跄归。言战时鸣笛收军后，人众皆相失，吾三人殿后，被掳，意必裂尸万段，但不知在何时。日暝，目待之耳，次日仍不见杀，惟有群匪纷纷，具数十棺木殓其亡者尸，相哭皆失声，窃谓忙中忘我耳，不则俟(俟 sī，等待)剖我心肝生祭其亡者尸，泻(应为“泄”)愤也。既殓，则使吾三人者哀经(经 dié，穿上孝衣)送之葬，且各令哭父祖，违者棒捶横施，不泪捶益苦(干嚎无泪，被打愈狠)，不得已勉如所命，葬既毕，则死期至矣，而又不即死，益大惑，不可解意。更使吾等居庐终丧耶？言至此，恐惧中互相吞笑，楚囚临刑尚相对笑，许语天下。古今未之闻也。无何(不久)云(听说)架杆者(匪首)至，则真我死期也。至(匪首到)则殊无恶语，但谓(仅指出)吾等本不犯伊境，王建昭(王伯明)何故咄咄逼人？今姑贷尔命归语王某，后宜各释前嫌，勿再越境寻衅，吾辈亦誓不践伊阳土，易仇讎(讎 chóu。仇讎，冤家对头)为兄弟，甚美事也！余闻之笑不可仰，乡人谈此事者亦皆捧腹不置云。

辨析：上文叙述民团队员被俘受辱之事：三人被俘，以为必死无疑，却只见土匪备下棺材，大哭其战死的伙伴。当时，绿林有剜人心肝祭奠亡灵的恶俗，此三人看到这种场面，心想这下完了，要剜他们的心肝祭奠亡灵了！但出人意料的是土匪令他们三人披麻戴孝为亡匪送葬，当孝子。埋葬完毕，本以为大限来到，该陪葬了，不料匪首过来，温和地说：“我不杀你们，你们回去捎话给王：吾辈发誓不进伊阳县境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！咱们不要再结怨了，若能变仇敌为兄弟，岂不是一桩美事？”

王听后捧腹大笑起来，他觉得土匪太天真了！他压根儿不会对土匪心慈手软，更加残酷的剿匪行动即将展开——他已经磨刀霍霍，准备大开杀戒了！

(说明：原文无注释，现在括号中的注释皆为记者所加)

13783100559
13837960279
66778866

孙钦良工作室